

《說文》與上古漢語詞義研究

宋永培 著



漢語史研究叢書



巴蜀書社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漢語史研究叢書

《說文》與上古漢語詞義研究

宋永培／著



巴蜀書社

2001・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說文》與上古漢語詞義研究/宋永培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01.4
ISBN 7-80659-220-2

I. 說... II. 宋... III. ①說文解字—研究②漢語
—詞語—研究—上古 IV. H13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21137 號

策劃組稿: 陳大利 李 蓓

責任編輯: 李 蓓

封面設計: 文小牛

《說文》與上古漢語詞義研究 宋永培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 (028) 6656816 發行科電話 (028) 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6.125 字數 382 千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 冊

ISBN 7-80659-220-2/H·13 定價: 3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電話號碼: 5651045 5651203

序

王 寧

宋永培教授要我爲他的《〈說文解字〉與上古漢語詞義研究》一書作序，這在我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認爲，在陸宗達先生八十年代的學生裏，永培的《說文》功底是最好的。他嚴格按照《說文》與傳世文獻結合的路子去研究文獻詞義學，堅守《說文》學的立場潛心鑽研，《說文》與先秦文獻都達到了精熟的程度。永培在陸宗達先生身旁攻讀博士學位時，正好在我正式調進北京師範大學作陸宗達先生助手的時間裏，那段時間是我們治學的黃金季節。我們朝夕在一起聆聽老師的教誨，然後兩個人討論《說文》和文獻詞義問題，常常到深夜。在對《說文》的痴迷上，永培比我年輕時猶甚。那種痴迷，是接受了章黃之學的人早期求學的必然經歷。我在六十年代初跟陸宗達先生學《說文》時，也是這樣如醉如痴，周圍的事情都視而不見，滿腦子裏祇有那一萬來個篆、古、籀和它們的形、音、義織成的大網。到八十年代中，隨着自己知識結構的改變，我已經比較冷靜，但我從永培身上又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他又一次喚醒了我對《說文》的新思考，形成了我一生中鑽研《說文》學的第二高潮。從 1985 年開始，我在陸宗達先生指導下

帶領碩士生進行的“小篆構形系統研究”，正是那第二次學習高潮的產物。也是在那段時間裏，完全不含功利地，我瞭解了永培的爲人和爲學。他爲人和爲學同樣地執着，他一旦相信了什麼，便成爲信仰，絕不會輕易改變。

永培從《說文解字》的形義關係網絡中發現了一些上古史前時期的詞義和歷史事件的痕跡，他曾爲此而興奮，進行了有根據的考證，也作了一些假說式的聯想。他在工作中給人好學、多思的印象，敢于提出獨特的見解，有人一時不理解。出于對永培的深刻瞭解，我知道，這正是他的執着和對於材料精熟的反映。開始時我怕他一門心思走下去，會產生片面性，但不久就釋然了。我相信，永培在忠于第一手材料和“爲實”的樸學作風指引下，憑着他的悟性，必會把他的方法調整得恰到好處。又是十年過去了，在永培指導的博士生身上，我看到他對研究方法的調整已經非常成功，而他對《說文》的精熟也與日俱增，繼承傳統的信念變得更加自覺、成熟。這一點，在本書的《上古字詞形義研究的基本功與必備條件》一節中，已經講得很清楚，不必我多說了。

中國傳統的人文科學在學術研究上是重師承的，不同的學術淵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特色——不同的方法特色和不同的研究切入點。有人把這種特色稱作“學派”，認爲那是一種封建意識。其實，人文科學的研究本來就可以有因爲研究思路和關注的中心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切入點，這對科學研究是有好處的，怕的是沒有思路和找不到切入點。堅守師承是要繼承那些一代代傳衍積澱下來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特色，一旦把這些丟掉了，放棄了深厚的學術積澱，必然使研究變得無根。堅守師承不等于抱殘守缺，而要隨時發現不足，勇于改進；堅守師承不等于排斥異己，而要尊

重別人，勇于學習。祇要有一個現代化的學術互補、殊塗同歸的精神，“學派”的共存對學術的繁榮是會有促進作用的。永培是一個堅守師承的學者，但他這幾年自己所作和指導學生所作的課題，都很注意學習其他師友的經驗和方法，這使他的研究逐漸在減少片面性，自己的特長也發揮得更好了。

我不能說，永培的這部書裏所說的都是真知和確證，但我認為，這裏的有些論證的確非常精彩，在章黃之學的繼承上，永培所作的工作必將得到更多的人們的理解和贊同，發揚師承，吸取衆長，相信會有更多堅實凝重而又創新的成果行世。

2001年4月於北師大

目 錄

序	王 寧 (1)
一 先秦文獻詞義系統地貯存了漢語詞義的源頭	(1)
二 《說文》對上古漢語字詞的系統整理	(15)
三 《說文》與文獻詞義學的發展	(24)
四 《說文》單個詞的詞義系統	(51)
五 《說文》衆多的詞的意義體系	(69)
六 從《說文》詞義系統論證“水厓”、“崩隕”、“危高”等 義的本源與聯繫	(92)
七 從《說文》詞義系統論證“拯溺”、“舟旋”、“匝遍”等 義的本源與聯繫	(125)
八 從《說文》詞義系統論證“舟輿”、“棟極”、“登進”等 義的本源與聯繫	(148)
九 從《說文》詞義系統論證“高上”、“州丘”、“居處”等 義的本源與聯繫	(165)
十 《說文》意義體系與上古史	(177)
十一 《說文》詞義系統與古代中國統一多于分裂的思想依據	(206)

十二	《說文》與反義、同義、同源	(223)
十三	上古字詞形義研究的基本功與必備條件	(243)
十四	《詩經》、群經的貫通研究與詩義考釋	(256)
十五	《論語》“民”、“人”之別	(274)
十六	《左傳》“度”、“量”、“制”、“非”的含義與聯繫 ...	(315)
十七	《周禮》“通”、“達”詞義的系統聯繫	(323)
十八	上古“通”、“達”在詞義上的區別	(335)
十九	上古“文”、“化”及其系統詞義	(352)
二十	《說文解字注》與詞義引申	(369)
二十一	章太炎、劉師培、黃侃、黃節、沈兼士等的語言文字研究	(403)
二十二	“訓詁”的本義與“六經皆史”的內涵	(439)
二十三	訓詁學與古代學術的根本傳統	(462)
後 記		(503)

一 先秦文獻詞義系統地貯存了漢語詞義的源頭

（一）先秦文獻詞義是有衆多書面語言材料證明的最古而成系統的漢語詞義

中國是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國家。這種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主要是靠文獻典籍來記載的。我國現存的最早的文獻典籍是先秦時期的文獻典籍。這段時期的文獻典籍，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主要有“五經”和“諸子”。“五經”指《詩經》、《尚書》、《周禮》、《周易》、《春秋》五部儒家經典；“諸子”指《論語》、《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韓非子》等春秋戰國時期有影響的學派的代表著作。五經、諸子的內容，總的來說是記載先秦時期人們的生產、生活，經歷的歷史事件，風俗習慣、典章制度和思想觀念的。五經、諸子是憑借着什麼來表述這些內容的呢？是憑借先秦時期特定歷史階段的語言詞義。這種表述先秦時期歷史文化內容，至今保存在五經、諸子經籍文獻中的詞義，我們稱爲先秦文獻詞義，簡稱文獻詞義。

先秦文獻詞義不是一般的歷史詞義，它是到今天爲止我們所能見到的有衆多書面材料證明的最古而又成系統的漢語詞義。漢

語詞義的產生同漢民族歷史文化的發生同樣古老，在漢民族歷史文化的發生期，漢語詞義是怎樣發生的，有什麼特點，這些問題由于歷史久遠、史料喪失而無法作出確切的說明。我們考察古老的漢語詞義主要依靠現存的古代典籍。我們利用現存的最早的典籍得以把握古代最早的漢語詞義。古代的漢語詞義表述古代漢民族的歷史文化。古代漢民族的歷史文化內容是成系統的，表述這種歷史文化內容的漢語詞義也是成系統的。我們從地下出土古物上的文字符號固然可以取得某種證據，從而窺見古代歷史文化的端倪；同時這些文字符號也有助於證實文獻詞義。但後世發現的古老的文字符號往往已是一鱗半爪，它們的形與義往往顯得零碎，不成系統。而先秦文獻詞義却有明顯的兩大優點：一是它擁有衆多的書面材料——主要是五經、諸子的豐富語料可資證明；二是這些詞義構成體大思精的系統。如果我們以這兩大優點作為衡量的標準，那麼既有豐富的書面語料作證明，又具有嚴密系統性的詞義，在漢語詞義史上比較起來，其年代最古的，就應當推舉先秦文獻詞義了。

先秦詞義具有嚴密的系統性，不僅表現於單個詞的詞義系統，而且表現於衆多的詞相互聯繫、相互作用構成的詞義系統。衆多的詞構成的詞義系統是錯綜複雜、體大思精的。這裏先以“通”的詞義系統為例，說明先秦文獻詞義的兩大優點。

先秦文獻中記錄了中國上古農耕時代“通”的早期語言詞義，這種詞義，是先民對草木春萌作精細觀察與領悟之後作出的。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春雷震動、草木破土是新的一年中天地生機的開始，所以先民特意選取春日發動、草木萌生的形象特徵來規定與使用“通”的詞義。請看《說文》對於“屯”這個詞

義的解釋：

屯，難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難。從中，貫一。一，地也。尾曲。（一下·中部）

“屯”的本義是“難”，具體表述草木萌生時出土艱難的形象。其萌芽被土層壓在下面，所以萌芽的尾部呈彎曲之狀。這一意義在《周易》中是有證明的。《屯》卦說：“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序卦傳》說：“屯者，物之始生也。”這是說天地交合而化生萬物。萬物化生以草木萌生為代表。草木萌生是艱難的。這一意義在甲骨文中也可得到證明。甲骨文“屯”的形體正像一枚萌發的子芽^①。萌芽之所以屯難，尾部之所以彎曲，是因為受到土層的阻塞，使得它不易冒頭，因而《爾雅·釋詁》說：“阻，難也。”

面對土層重壓，子芽萌生的基本方式是“徹通”。《說文》云：

徹，通也。（三下·支部）

“徹”的詞義是指子牙“徹除”阻塞，開闢地層上接于天的孔道（“徹”後來引申指“吃完飯後徹除酒席”，又引申指“一般的除去”）。故《說文》十四下“辰”的訓釋義下面徐鉉說：“三月陽氣成，草木生，上徹于土。”在一下“中，草木之初生也，

^① 《古文字類編》269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讀若徹”的訓釋義下面徐鉉又說：“象草木萌芽通徹地上也。”子芽上徹于土，是指穿通土層。這就是“穿”、“疏”、“貫”。《說文》云：

穿，通也。從牙在穴中。(七下·穴部)

字形“從牙在穴中”的“穿”，就是文獻《詩·召南》“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之“穿”，古人心目中，子牙破土，與鼠牙持續有力地“穿透”墉墉是相似的。

這種對土層的穿通，與“刻疏”的功效相同。《說文》云：

疏，通也。(十四下·女部)

《說文段注》解釋說：“疏爲刻鏤”，“疏，刻穿之也”。就是說，“疏”的詞義是“刻鏤”。必須沿着一個方向連貫着刻鏤，阻塞纔可能穿透。于是“通”就有了“連貫、貫穿”之義，“貫”的訓釋本來包含着“穿”。《說文》云：

母，穿物持之也。(七上·母部)

包含“穿”義的“貫”，本字是“母”。子芽把由裏到外的土層一氣貫穿，土層阻礙就整個兒撤除了。可見與“穿徹土層”相聯繫的是“推棄”，由此活現出“春”深藏的原始義。《說文》云：

春，推也。從艸從日，草春時生也。屯聲。（一下·艸部）

“春”的“推”義包含着“排擠摧折”，這從《說文》以下訓釋可以看出：

推，排也。（十二上·手部）

排，擠也。（同上）

摧，擠也。（同上）

可見，萌芽是通過拼力排擠、摧折壓在頭上的土層纔得以出世的。上古“春”之“推”義，正是指草木萌芽推棄土層而上出。甲骨文對此也可證明，甲骨文“春”字，即是子芽向日挺出之形^①。

因此，萌芽徹除土層阻塞，開闢地下與上天連通的孔道，這是“通”的形象特徵。這個形象特徵凝聚了“通”的核心詞義——經過內部除阻，連通對立的兩個方面。這個核心義把“疏、穿、毋、徹、推、排、摧”等聯繫在一起，構成上古農耕時代“通”的早期詞義系統：

通 { 疏（鏤刻）
穿（穿透）——毋（連貫）
徹（徹除）——推（推棄）——排（排擠）——摧（摧折）

^① 《古文字類編》302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以上對於先秦詞義“通”的分析與綜合表明，一方面，“通”的詞義是成系統的，又一方面，這些詞義有文獻語言材料可以作為證明，例如《周易》、《詩經》等，此外還有《爾雅》、甲骨文等。

不僅是“通”的單個詞義，其他先秦語詞的詞義也都有上文提到的兩大優點。所以說，對於先秦文獻詞義不可等閑視之，先秦文獻詞義在漢語詞義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是眾多書面材料證明的最古而又成系統的漢語詞義。

說先秦文獻詞義擁有眾多的書面材料證明，是說明它可靠，信而有證。說先秦文獻詞義是有眾多書面材料證明的最古的漢語詞義，是強調它系統地貯存了漢語詞義的源頭。說先秦文獻詞義是有眾多書面材料證明的最古而又成系統的漢語詞義，是揭示它發揮源頭作用的方式，它往往從整體規模上，成體系地、深刻地推動後代漢語詞義的發展。連山千里，必尊主峰，匯水百川，當循正派。先秦文獻詞義，是後代漢語詞義尊崇的主峰和循行的正派，它潛移默化而又無處不在地影響着後代漢語詞義的發展演變。

（二）先秦文獻詞義通過形象特徵凝聚的核心義影響後代漢語詞義的發展

先秦文獻詞義在漢語詞義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我們打比喻，說它像源頭，像正派，像主峰，影響着後代漢語詞義的發展演變。那麼，它是怎樣發揮這種作用的呢？它是通過形象特徵凝聚的核心義來發揮這種作用的。

先秦文獻詞義生動深刻地保存了中國早期語言詞義記錄、指稱客觀事物的方法與經驗。我們的先民沉浸于特定的情境，採取整體連貫與具體實證的方法，通過對普遍聯繫的自然萬象與人事百態的精心觀察與領悟，把選取、加工過的客觀事物的形象特徵升華、積澱成為意義，貯存在詞裏面。形象特徵不是客觀事物的形象，而是古人對客觀事物的形象有了感受、認識之後對形象進行選擇、加工的結果。因此，形象特徵是古人對客觀事物形象的再造。這種再造包括三個內容：一是摹擬形象的外貌或特徵，二是把情感注入形象，三是從形象中概括出觀念。由形象特徵的這三個內容綜合、凝聚而成的意義，構成了詞的核心部分，我們稱為核心詞義。詞的核心義對詞的其他相關意義起統率作用。經過形象特徵的再造與核心詞義的凝聚，就產生了早期語言詞義。中國早期語言詞義和它們表述的歷史事件、風習典制經過十口相傳，後來記載到先秦文獻裏。

現在我們來看從“通”分化出來的“達”這個詞的詞義蘊涵的形象特徵。

萌芽在徹除土層阻塞之後，即以其銳利的鋒芒迅疾、暢利地射出地面：

《詩·周頌·載芟》：“驛驛其達。”毛傳：“達，射也。”正義：“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為射。”

“達”不僅指稱萌芽出土的迅疾與暢利，也直接指稱萌芽出土。這是表明它“已至”地面的結局的：

《詩·周頌·載芟》箋：“達，出地也。”《詩集傳》：“達，出土也。”

“達”還包含“向上”義，因為萌芽出土是向上的。我們看

到，《說文》中“達”、“出”、“上”這三個詞義往往連用：

出，進也。象草木益滋上出達也。（六下·出部）

乾，上出也。從乙。乙，物之達也。（十四下·乙部）

生，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六下·生部）

“達”還包含“增大”義，因為草木從萌芽到出土，到繼續向上滋長，其形體日益增大。《說文》與“出”相聯繫的“之”，即含有“增大”義。《說文》云：

之，出也，象草過中，枝莖益大有所之。（六下·之部）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詞義“達”蘊涵的形象特徵是“草木迅疾暢利到達地面並向上滋長、形體增大”，簡稱“草木上出”。

“通”、“達”的形象特徵包含着上古的人們對草木形象選取與加工的內容。他們選取了草木萌芽彎曲未伸但鋒芒銳利、精力盈滿的形象，給草木形象注入了贊頌“生生之謂易”的情感。所以草木萌芽屯聚力量顯得那樣巧妙，徹除阻塞顯得那樣頑強，向上滋長顯得那樣歡暢。上古時代人們還賦予草木形象以“兩分相合”、“天人合德”的觀念。人們認為，草木萌發且破土而出，是兩分而對立的天地雙方重新整合的結果，如《禮記·月令》所說，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①。並且，萌芽在地下“通徹”時是有阻而除阻，草木來到地上時是無

① 《十三經注疏》1356 頁，中華書局，1980 年版。

阻而“暢達”，說明“通”與“達”是對立的。但“達”是從“通”中分化出來的。二者共同指稱草木萌生出土的全過程，這說明二者又是統合的。因此“通”、“達”的關係是“兩分相合”（《說文段注》“通，達也”下注：“‘達’之訓‘行不相遇也’，‘通’則相反。經傳中‘通’、‘達’同訓者，正亂亦訓治、徂亦訓存之理。”“亂亦訓治”之理指的就是“分而相合”，即由一個整體分為對立的雙方，之後雙方又實行整合）。“兩分相合”觀念反映了上古的人們對於天地、萬物、人事正常的運行變化規律的認識，《易·繫辭傳上》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正是對這種觀念的表述。不僅如此，草木萌生的形象特徵還顯示了上古“天人合德”的觀念。“天人合德”是“兩分相合”觀念在人與自然關係上的體現，人們認為，人雖然與天地分開了，但人應當“與天地合其德”^①。德是什麼？“天地之太德曰生”，“日新之謂盛德”^②。“德”指稱天地日新的生機，人祇有與天地再度整合，纔能暢行自身的生機與萬物的生機，從而發揮積極的作用。先民將春草木的形象寄寓到“通”與“達”的詞義中，意在反映人與萬物初始狀態的蓬勃生機。春草木有如此健行勃發的生機，是因為它順應了天地間四時更迭的規律。這種順應本屬自然無為，但一當摹擬為“通”、“達”詞義裏的形象特徵，即灌注了追求“天人合德”境界的觀念。

包含在“通”、“達”形象特徵中的上述內容（選取形象、注入情感、賦予觀念）經過綜合，就凝結為“通”、“達”的核心詞義。不難看出，“通”的核心詞義是：經過內部除阻，連接對立

① 《易·乾》。

② 《易·繫辭傳上》。